



道光庚寅仲秋錄

蠡測彙鈔

有本堂藏板

蠡測彙鈔自敘

傳安官海外近十年效拙者之爲政恆恐歲月計之皆
不足敢不勉乎初爲北路理番同知戴星于役嘗東至
彰化界外之水沙連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里坌望
雞籠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嘗南至鳳山之埤頭
延袤千里皆覽其山川形勢稽其民風土俗間有所得
輒筆於書公餘之暇手披卷軸旣因見見聞聞以參攷
志乘及文集雜記之異同得失又念

聖朝聲教被遠雖荒陬士子皆知勵學爲導以先河後
海之原委俾不囿於所聞不迷於所往亦濟物之一端

也文以足言斬有裨於掌故而案牘應酬之作不與焉
搜篋得三十二首彙爲一編付梓非敢謂蠡測可以知
海亦欲來者知區區濫觴尙非無本之學云爾道光庚
寅初伏日浮梁鄧傳安鹿耕氏書於臺灣府署之鴻指
園

蠡測彙鈔

浮梁鄧傳安鹿耕氏著

目錄

臺灣番社紀略

水沙連紀程

番俗近古說

海外寓賢攷

明魯王渡臺辨

文開書院從祀議示鹿仔港紳士

道試諸生策問

道試遺才策問

書吳貞女死事

平傀備山賊黨記後敘

書三生瑣談後

書彰化縣忠烈祠碑記後

勸建鹿仔港文開書院疏引

勸脩王功港天后宮疏引

勸脩臺灣府志疏引

勸捐置五妃墓守祠義田疏引

遊水裏社記

臺灣府公建同善堂記

重脩螺青書院碑記

重脩海東書院碑記

新建鹿仔港文開書院記

新建淡水廳城碑記

彰化縣界外獅頭社潭中湧現小山記

澄臺觀海記

祭鹿耳門海神文

文開書院釋奠祭先賢文

禱海神息浪通舟文

臺灣彙編 目錄
臺郡祭五子祠并增祀諸寓賢文

城隍廟禱雨文

禱風神文

城隍廟禱雨疏

牒臺灣府城隍文

臺灣番社紀略

臺灣四面皆海而大山亘其南北山以西民番雜居山以東有番無民番所聚處曰社於東西之間分疆畫界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歸化或未歸化皆生番也幸沾

皇化維有歷年地益闢民益集番益馴猶恐番黎有不得輸之情爰設南北路理番兩同知以撫之北路熟番可紀者嘉義共十三社彰化共三十三社淡水共三十六社每社有通事土目約束其衆廢置皆由同知此外歸化生番嘉義則內優六社及阿里山八社而崇爻八

社亦附阿里山輸餉彰化則水沙連二十四社其淡水之蛤仔難向在界外今入版圖改稱噶瑪蘭設官吏如淡水廳通判卽兼理番不隸北路同知矣內優通事尙由官置餘如土司之世襲阿里山之副通事水沙連之社丁首皆治賸社輸餉事宜聞南路之卑南覓亦有官置社丁首夫賸社卽民番互市也所謂歸化特輸餉耳而不薙髮不衣冠依然狃狃榛榛間或掩殺熟番而有司不能治爲之太息安得如噶瑪蘭之改土爲流乎南路理臺鳳兩縣番載在府志者臺灣祇三社皆平地番鳳山熟番亦祇六社餘俱歸化生番以余所聞惟山猪

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實與鳳山相接瑯嶠一十八社山行須歷生番界水行則由下淡水小舟可通而沙馬磯頭爲其盡處故由鳳山往者皆取水洋之捷若卑南覓七十二社則西南值鳳山北接崇爻又在嘉義山後府志紀其大概故繫於鳳山下耳今山猪毛已在界內民番錯處有都司駐焉瑯嶠與沙馬磯頭皆見於藍鹿洲東征集瑯嶠當日已稱樂郊不忍棄諸界外今益繁盛民雜閩粵番甫歸化有司俱得通文告不比傀儡山之有番無民者矣鹿洲曾爲元戎檄卑南覓大土官文結令搜山擒賊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件是生番中

未嘗無衣冠文物今其女土官寶珠盛飾如中華貴家
治事有法或奉官長文書遵行惟謹聞其先本逃難漢
人踞地爲長能以漢法變番俗子孫並凜祖訓不殺人
不抗官然則雖在界外又何殊內地乎由卑南覓而崇
爻其北爲秀孤鸞又北爲埤崂又北爲蘇澳已是海島
盡處迤西乃達於噶瑪蘭自噶瑪蘭既開人跡罕到之
處始知其名宜前此無及之者獨怪巴老遠獅頭獅尾
至今尙未歸化而府志附於彰化番社之末其猴猴歪
仔歪巴老鬱新仔羅罕奇立丹抵美簡抵美抵美踏踏
新仔罕又毛搭吝卽南搭吝珍汝女簡卽珍珠美簡女
老卽里老奇武律卽奇武老勿罕勿罕卽武罕毛老甫
淵卽貓里府煙奇立援卽奇立板抵羨福卽抵美福哆
勝美仔遠卽哆囉美遠屏仔貓力卽珍仔滿力擺里卽
擺釐奇班宇難卽奇蘭武蘭打那軒卽打那岸凡二十
二社今皆在噶瑪蘭界內當日並未歸化何以府志載
在淡水番社中彰化萬斗六阿里史二社俱設立通土
而府志不載恐生熟番揉雜似此者尙多非親歷不能
核實也我

國家車書一統聲教無外不宜於一島中判華夷湖臺
灣初平時僅有臺鳳諸三縣已而於半線置彰化縣矣

又於竹塹置淡水廳矣今又於艋舺三貂之東南增噶
瑪蘭廳矣誠如鹿州所謂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遏抑
者分界禁墾前人權宜於一時究竟舊日疆界無不踰
越所當變而通之以番和番爲柔服伐貳內外合一根
本郁滄浪稗海紀遊云有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
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
導遊各社禾黍芄芄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隔不得與
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
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
天朝民矣攷賴科之名亦見於東征集是大雞籠通事

曾招崇爻八社嚮化者所謂野番似指淡水山後未知
所稱土番卽是崇爻抑尙在崇爻以北姑存之以備一
說

水沙連紀程

水沙連歸化生番共二十四社在彰化縣界外非與生番互市之社丁不能至而越界私墾有厲禁焉嘉慶二十年今淡水司馬吳樸庵性誠知縣事因奉檄往逐占墾埔裏社之漢民作詩以紀其事越七年而余來爲北路理番同知讀樸庵詩而嘉歎之適又有熟番潛入者當事厯涓涓不絕之慮叠檄申禁余念非親往不能察實況佳山水之得自傳聞何如目覩豈憚險遠而不一行顧采入異域未可無衛於是先次廣盛莊令眾社丁屬徒百人益以屯丁四十人田頭社生番亦率眾來迓

願爲先導乃韞弓箠矢執戈揚盾以往過油車坑口路
陡而狹擊堦上下如挽如縋又沿溪行數里登雞胸嶺
從嶺上望社仔舊社蓋二十四社之最近者旣被漢民
占墾生番不能禦俱遷往山內矣水裏社土目亦率衆
番迓於嶺上過土地公案五里皆密樹過牛勝澤五里
皆脩竹陰翳並不見日然樹林有濕氣侵人未若竹林
之蕭灑可愛此入山之最奧處海外所未見也過滿丹
嶺至田頭社由奧得曠心目頓開兩社番男婦跪迓道
旁裝束不名一狀見官長皆欣然喜因留宿焉時當秋
莫山氣夕佳社丁指點兩山相向形似龜蛇延佇久之
次早過水裏社望見日月潭中之珠仔山藍鹿洲東征
集所紀之水沙連卽此因番未艤舟留俟回輿暢遊過
貓蘭及審轆昔爲生番兩社自被占墾番徙社虛漢民
旣逐鞠爲茂草由審轆而東穿林下坡行坑中兩山聳
峙夾以巨石溪流湍急淺處可厲深處不可涉登山伐
木推而下之頃刻成梁如左氏傳之除道梁差者以人
衆易爲力耳亦有不可梁處仍擎兜渡水縱橫灣轉更
險於油車坑險盡而夷奧盡而曠遙見埔裏社一望皆
平原此界外之最曠處也埔裏社番及招來諸熟番皆
跪迓於路卽延館於覆鼎金山下之番蔡山之高不三

丈登而眺遠四望如一乃知二十里平曠中惟埔裏一社餘社俱依山草萊若闢可得良田千頃生番不能深耕薄殖薄收已有餘糧卽招來之熟番亦不能如漢人之盡地力今熟番聚居山下者二十餘家猶藉當日民人占築之土圍以爲蔽誅茅爲屋器具粗備官長隨從多人皆免露處生番旣供薪米并以牛豕犒衆聞椎牛屠豕聲不啻于京斯依之踰踰濟濟矣明日以熟番爲引導履勘田原新墾地不及三十甲尙未成田舊墾田十倍於此早已荒蕪此地東通秀孤鸞南連阿里山北連未歸化之沙里興爲全臺適中之地而平曠膏腴彷彿內地莆田一縣真天地自然之美利惜其越在界外也民人生齒日繁番黎生齒日耗不知何故余經過處已見三社爲墟疑他處亦有似此者過埔裏社見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詢知自被漢民擾害後社益衰人益少鄰近着裏致霧安里萬三社皆強常與嗜殺之沙里興往來其情叵測偪處者實惴惴焉番性貴貨易土何所愛於曠土而不招熟番以自衛耶余旣知以番招番之由仍召四社土目詰以曠地之可開與否音須重譯以通而社丁及熟番之能生番語者各懷私見互有是非及求得能漢語之生番爲通事乃悉其實蓋着裏諸

社之不願開藉口於社仔社之因招墾而亡其理甚正
埔裏社之孤立自危不但汲汲招墾卽薙髮爲熟番亦
所心願其情可憫矣且此次越入之熟番實緣生番招
來異乎當日漢民之強占者特以開墾不利於社丁未
免俯張其辭以聞於上當事慮有奸民混入其中漸次
藏垢納汙不得不察實申禁耳余所見已異乎所聞并
逆料熟番之開墾將來必無成功不必如往歲實力驅
逐惟諭令具狀俟歲事旣畢各還本社可以安番衆而
復上官何多求焉遂於明日回輿爲水裏社之遊是歲
道光三年也

番俗近古說

生番人希土曠地無此疆彼界但就居之所近隨意樹
藝不深耕不灌溉薄殖薄收餘糧已不勝食積粟無糶
無糴其所持以與社丁互市乃射獵所得之皮草骨角
毛羽及山中諸藥物取之而不盡者旣無貧之足憂又
何富之可羨非所謂貧富不相耀歟古之爲市以其所
有易其所無者耳九府圜法之權輕重蓋昉於征商以
後其初固無泉布泉刀也今制錢爲

國寶而不流通於界外番錢來自外洋爲商賈所重而
不行於生番社丁以番之所需入山賸社無非日用飲

食不貴異物賤用物生番之所以易足也夫輸餉之社歸化社也不輸餉之社野番也生番何能輸餉惟是社丁以賤社所得納稅於官耳其冒險趨利與野番交易之番割官不過而問焉然則熟番之餉卽漢之算唐之庸也生番之餉猶是周禮之征商也曷嘗責貢於界外乎界外不通語言焉解文字互市或有賒貨皆以結繩代券如期而償則去之蓋風之似上古者如此然而民分番漢漢恆欺番番分內外內能和外卽如水沙連之社仔社曩皆生番聚居不知如何爲漢人所餌遂奪其地而墟其社埔裏社之膏腴固漢人所耽耽者熟番饋以貨物竟得受地而墾雜居無猜春秋魏絳之論和戎所謂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者洵不誣也賈誼云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壻也蓋以贅壻爲賤矣番俗入贅之男如于歸之女順以聽命無敢自遂賤孰甚焉古之去妻禮有明文今已不行惟番俗娶妻曰牽手去妻曰放手不合則去亦猶古之道歟被髮衣皮固是戎俗然上古之民亦衣羽皮而榛榛狃狃沙連生番女或結辮男髮並散垂蔽體之襦皆草女更增以抹胸或草或布中古之戎卽上古之民也至土目見漢官必加裝飾衣襦皆紅嗶嘰又有束股及腓之

袴女則衣白其襦袴或紅或綠攷之古襦袴本不相連
袴之襠漢以後始有之但古之襦藏於內番之襦見於
外耳其女衣尚白似古之一命展衣男之上下皆紅又
似春秋傳之韎韐跗注覩衾服之振振慨然思載績武
功之遺焉斷髮不同薙髮春秋傳艾陵之戰齊公孫揮
因吳髮之短令其徒尋約以繫折馘今岸裏社番婦剪
其前髮以短髮覆額單蘭界外之野番男亦剪髮下垂
乃知短髮固如此但番僅剪髮之半仍以其半作髻不
似吳人之全翦耳詩稱斯倉斯箱注謂箱爲車箱觀水
裏社番結髮爲倉而以方箱貯粟累數箱爲一倉或古

有小於倉之箱而非謂車之牝服未可知也曲禮共飯
不澤手注澤接莎也禮飯以手記又云屨不上於堂凡
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衛褚師聲子因襪而
登席觸出公怒是古者上堂登席以跣爲恭安得謂番
無不跣及生番以手攫食不用匕箸亦奢而野也噫自
忠質文之遞嬗踵事增新文日勝而質日遠何由反本
修古尋千百之十一於書闕有間中不謂求諸海外驗
諸荒陬因俗之至陋得禮之最初焉於是卽經傳之或
委或原有離有合附會以申其說竊比於不賢識小亦
可備攷古者之采擇乎

海外寓賢攷

臺灣未爲鄭氏竊據先來沈太僕光文借荷蘭之一廬
比得輿之碩果太僕鄞人也全謝山太史眷眷於鄉先
輩故鮎埼亭集中旣爲太僕作傳又敘其斯庵詩集而
於同時遜荒依鄭諸君子皆詳載原委如其說以訂正
郡志則當敘華亭徐都御史孚遠於太僕之前敘魯王
於宣靖王之前而寓公益有光矣傳安考臺海外史魯
王實薨於金門葬於後浦在成功未渡臺之先別有辨
證謝山說祇可存疑都御史固名重幾社而成功肄業
南雍時所從學詩者也其依鄭氏最早曾自廈門奉使

見桂王於粵西明史本傳稱其道入海死於島中鮎埼亭述公自歎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是豈非棲遲荒島之明證乃外史紀康熙三年甲辰僞鄭挈家東渡明諸王宗室及紳耆王忠孝等皆相隨惟公扁舟歸華亭似與謝山不合按公初結寨於定海之柴樓距舟山最近厥後間關從亡與張蒼水尙書煌言異地同心皆江浙間所指名者其不遽東渡殆聞蒼水遁跡於象山之南田欲往相從耳及聞蒼水已亡漠然無所向乃航海來臺鬱鬱以死此當據鮎埼亭以符合史傳未可泥於外

史矣况定明史稿之橫雲山館亦華亭人詎有都御史得正邱首而桑梓不知之理耶鮎埼亭蒼水傳云成功喪敗之餘思取臺灣以休士公以書挽不聽當海濱之民不願遷界復招成功乘機取閩南而并遣書故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佺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及成功卒閩南遣老謀奉魯王監國公又以書約故尙書盧公若騰以下嗚呼成功取臺乃弦上之筈詎千里尺書所能阻止當成功之卒閩南遣老尙在廈門謀奉魯王監國魯王應是世子極皇非江東稱制之以海雖其事疑信參半然蒼水鞠躬

盡瘁幾不愧文信國依鄭諸公仍與蒼水通消息又豈
願比遁入占城之陳宜中耶攷鮎埼亭陳光祿士京傳
成功賓禮明之遺臣其最致敬者盧王沈徐諸公而外
惟都御史辜公朝薦郭公貞一與光祿攷光祿未嘗渡
臺其餘皆從鄭經於後未隨成功於先外史及海濱紀
略並有歲月可攷視鮎埼亭尤覈矣郭都御史與盧尙
書皆同安人尙書家在浯州即金有遺愛於甬上故謝
山爲作祠堂碑文稱其深入東寧臺灣志謂其遯跡澎
湖社門攷外史尙書至澎湖病不二日死遺命題墓曰
自許先生蓋志書以其未曾至臺故疑遯跡謝山以澎

湖統於臺灣故渾言深入得外史而釐然矣王侍郎籍
惠安沈都御史籍南安同爲閩南遺老臺志俱爲立傳
不知何以獨遺徐郭兩公其臺志有傳之揭陽辜朝薦
鮎埼亭集中譌辜爲章若曹監軍不知爲何處人攷之
紀略實與護理鄭襲據臺拒經身名俱喪有愧諸寓賢
矣又臺志祇稱盧公遷寧紹兵備道王公以戶部主事
權關泉州府志雖言盧公巡撫鳳陽亦是甲申以前鮎
埼亭則繫盧公以兵部尙書督師繫王公以侍郎其所
受職非閩中卽江東也如必甲申以前官乃可登載則
斯庵沈公之稱太僕復齋沈公之稱都御史豈非甲申

以後乎余故論列如右以備修志攷證焉

明魯王渡臺辨

鄞謝山全氏鮎埼亭集據沈斯庵太僕詩謂魯王曾偕鄭氏同入臺陽薨在成功沒後是康熙元年壬寅非順治十七年庚子太僕爲海外文獻其言若可信矣余久於臺灣訪斯庵詩集未得僅見江東旭日昇海濱紀略及鷺島遺衲夢庵海上見聞錄兩書最後得不知撰人名氏之臺海外史年經事緯紀載尤詳其人曾於靖海侯平鄭氏後來臺聞見親切不亞斯庵未可疑其無徵也夫僞鄭負固不服冀延殘明一綫不幸而受沈王於海之誣謝山憤焉不惜極力招雪若如阮夕陽集王薨

於內地金門歲在庚子猶有形迹可疑必易其年月移其薨葬之地斯羣疑胥釋何幸有海外異聞之證實也致外史魯王實以庚子十一月殂於金門成功令兵部侍郎王忠孝禮葬於後埔見聞錄號稱定本必曾經攷訂然亦同於外史不皆與沈太僕相矛盾而與阮集符合耶謝山申沈闢阮言之鑿鑿余初亦然其說今以理與勢揆之成功之取臺灣也實聽何斌密計掩荷蘭之無備雖屬機會可乘然冒重險以決勝於異域實惴惴焉其時同行惟諸將二十餘人並無殘明遺老何況宗室無論魯王已薨僅世子極皇偕諸王及唐顯悅王忠

孝諸遺老餞送東郊即使王在廈門成功方探虎穴何必挾一若贅旒之監國同行王又何所恃而慷慨請纓中流擊楫此不待智者知也成功得臺未二年而歿迨鄭經自廈奔喪定亂襲位又明年歲在甲辰鄭氏所賓禮之遺臣自忠孝以下宗室自宣靖王以下始相率東渡依經前此并無一人來臺不知沈斯庵何所得魯王而與之倡和臺灣大湖之魯王墓又何自而來皆疑事也竊意魯王既歿尊宗室者或卽稱世子爲魯王故太僕與往返聯吟王之薨誰赴告於海島太僕輓詩殆補作於成功取臺後歟王子孫旣家於臺無由內渡或遙

望爲壇以時致祭而附近之大湖因有王墓如金人旣
葬宋淵聖於鞏洛原而南宋尙攢空棺於東越稱欽宗
陵非前事之相似者耶嗚呼魯陽揮戈愚忠可憫幸逢
聖朝無諱闡發幽光無嫌鋪張揚厲似鮎埼亭之表章
張蒼水尙書未免抑揚過當今不得援尙書祭王文十
九年節旄一語爲薨在壬寅確證也鄭氏優禮遯荒諸
賢必不加害於其所左右之故主王若非得正而沒其
子孫與鄭氏不共戴天斷無始終相依之理卽此而沈
王之誣已不足深辨又何必改薨葬之時與地以遷就
附會而予誣者以口實謝山其弗思耳矣

文開書院從祀議示鹿仔港紳士

書院必祀朱子八閩之所同也鹿仔港新建書院傳安
因向慕寓公鄞沈太僕光文而借其敬名之字以定名
書院成必以太僕配享徽國無疑矣攷太僕生平根柢
於忠孝而發奮乎文章其鄉人全謝山鮎埼亭集旣爲
作傳又序其詩謂咸淳人物天將留之以啟窮微之文
明今之文人學士可不因委溯原歟當日隨鄭氏渡臺
與太僕並設教而人爭從遊者則有名重幾社之華亭
徐都御史孚遠其忠孝同於太僕甘心窮餓百折不同
者則有同安盧尙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

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其
文章上追太僕兼著功績於臺灣者則有漳浦藍知府
鼎元禮宜並祀傳安已於麗牲之碑發其端更爲引而
伸之蓋海外掌故固攷信於史乘然以徐都御史之間
關從亡鮎埼亭表章甚力明史亦稱其遁入海死於島
中而府志不載急應補入雖魯王實未渡臺鮎埼亭不
免誤信異聞余曾婉爲辨證未可因一端而疑其他皆
無據矣當沿海之不願遷界也張蒼水尙書煌言以書
招僞鄭乘機取閩南并遺書徐王沈曹諸公力勸成功
及成功卒遺老謀奉魯王監國蒼水復以書約盧尙書
以下皆見於鮎埼亭蒼水神道碑中若僞鄭之致敬於
辜都御史同於盧王沈徐諸公又見於陳光祿傳中惟
譌辜爲章耳是數子者不但魯王之忠臣亦僞鄭之諍
友不得以一字之誤而疑辜公更不可因府志不載而
略郭公也府志所載龍溪之李茂春明末鄉薦來臺居
永康里臺海外史亦繫名於隨鄭經東渡紳士之末但
志謂其日誦佛經人稱爲李菩薩似祇可入流寓傳未
宜配食徽國矣勝國遺臣無論南都江東及閩粵所除
授皆可結銜文章體例宜然亦

聖朝顯忠遂良之至意如府志以太僕繫鄞沈公以副

都御史繫南安沈公是已乃盧公但稱宣紹兵備道王公但稱主事權關要是攷核未精並非自亂其例茲於府志所闕者據鮎埼亭集以補卽志集並載者亦以鮎埼亭爲憑其藍鹿洲起自廢籍署廣州府知府由

世廟之立賢無方更宜以結銜見殊遇蓋其慎也全謝山於翁洲之成仁祠祀典曾以議示定海令大滌山房之祀黃石齋先生曾以議示杭守是酌定典禮必慎厥初今奉諸公栗主以耐食徽國一隅之祀也儻他處亦倣而依之焉知不藉此闡幽以通肸蠁於海島爰書此以示有事於書院者

附黃南邨廣文紀後

吾師鄧未遠先生自作縣時所至以興學爲事道光二年由閩縣遷臺灣鹿仔港同知以海外學未盛課之尤勤士無遠近咸裹糧而至越二年乃謀所以育之而文開書院創焉文開者明季寓賢沈太僕光文之表德先生以臺人知學由太僕故假其字以名塾也此三年書院成行釋奠禮則奉子朱子爲先師而配以太僕及華亭徐都御史孚遠同安盧尙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而

國朝漳浦藍知府鼎元殿焉既爲之記又作從祀議以
示之之數賢者或係心故國而遯迹炎荒或橐筆戎
行而立功徼外乃自太僕以下迄於今百餘年人至
不能舉其姓名其行事間見於私家傳記而學者未
能徧覩卓卓如藍鹿洲事遙室遠亦幾數典如忘得
先生搜葺而表揚之然後揭日月而行諸生入拜栗
主則指以相語曰是勝國之遺老也惓惓君父而百
折不回者也是我

朝之不負所學以大有造於吾臺者也出則考其流寓
之所及其行吟之區與所摩盾作書之地相與咨嗟
慨慕以想見其爲人而願其行之出於己其感興豈
有盡耶晉史墨有言曰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
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夫士之生於時猶龍之生於
水若未嘗育而誨之而謂時之無士何異於水官弃
矣而責水之無龍耶先生於今年春奉

簡命升守臺灣復卽郡城之崇文書院五子祠增奉八
賢栗主率諸生入祀如儀吾知全郡之士之率先生
教猶之乎鹿仔港也文章根柢忠孝爲基由諸寓賢
而上溯建陽暨乎濂洛觀摩成就月異而歲不同銓
遊先生之門久又職在司教敢推明先生之教思書

數語於簡末以私示所領之士云道光戊子中秋後
一日署嘉義縣教諭事福宣府訓導受業黃銓謹記

道試諸生策問

問記曰官先事士先志官與士有已仕未仕之分而無
不本於學自當念所學何事孟子之言尙志與論語所
稱行已有恥異歟俊秀皆舉自州鄉周禮之使長使治
何以有出入之分孔孟時已不聞鄉舉里選而希賢希
聖皆士則自命爲士者非常而不足爲士者可愧詎非
循名責實歟漢世之舉孝秀猶有古意然舉孝廉父別
居舉秀才不知書或播爲歌謠其實安在自變選舉爲
開科取士遂憑文藝定去取唐時競尙聲氣旣應科目
不得不求噓薦持衡者果公而兼明通榜中何嘗無龍

虎榜宋以後糊名易書原以矯聲氣之弊俾孤寒不至
向隅然覓舉者往往求通關節機巧百出其弊非法所
能防或謂法宜隨時變更有司須實力奉行不少瞻徇
世故然歟夫唐以詩賦取士專尚辭華帖經乃僅記注
解全無實際宋既變帖括為經義明又以四書文先經
文則言聖賢之言可不志聖賢之志歟如果因文見道
上以實求下以實應橐筆先資其言服官獻身成信何
患入官議事之不能有為若始進時辭非已出又復多
端夤緣毋乃與有恥之先德後才尚志之居仁由義相
悖矣歟諸生幸際

盛世宜思人重科名不懈而及於古其悉言之毋隱
道試遣才策問

問生員如官員本有定額唐初國學太學四門學各置
生員郡縣學又分上中下三等何以國學之外又有太
學四門學其員數之多寡如何區別可悉攷歟明初諸
生無不廩食於學若今之廩生其後多才之地許令增
廣然每學不過數人未聞增廣必如廩膳之額又馴至
附學生之多不計員額教育雖宏毋乃程課難密歟至
唐時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二人故一
門三秀才號為極盛今日稱生員為秀才名雖美而實

難副所謂博學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有志之士可不力追古人而上歟諸生沐浴

聖朝教澤應三年賓興之舉必當顧名思義其條析所知以對

書吳貞女死事

貞女姓吳氏爲彰化縣民康現子婦其姑韓嫗倡也嫗方盛年能致豪客蓄貲貨欲世其業故撫現族姪論爲子而娶貞女爲婦非有他冀惟冀女之似已而已不謂女毅然不屈出於天性非人力所能奪也歸康時年甫十五嫗年已四十舊客俱疎惟與操刑杖之縣役吳水往來甚密水少於婦五歲詎真戀戀一嫗亦垂涎於有色之新婦耳嫗役現父子如奴隸惟一意阿水貞女心已不平值歲朝嫗盛飾女導往城隍廟禮神因過水家水挑以戲言貞女卽痛哭而歸不復出門嫗恨甚日施

難副所謂博學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有志之士可不力追古人而上歟諸生沐浴

聖朝教澤應三年賓興之舉必當顧名思義其條析所知以對

書吳貞女死事

貞女姓吳氏爲彰化縣民康現子婦其姑韓嫗倡也嫗方盛年能致豪客蓄貲貨欲世其業故撫現族姪論爲子而娶貞女爲婦非有他冀惟冀女之似已而已不謂女毅然不屈出於天性非人力所能奪也歸康時年甫十五嫗年已四十舊客俱疎惟與操刑杖之縣役吳水往來甚密水少於婦五歲詎真戀戀一嫗亦垂涎於有色之新婦耳嫗役現父子如奴隸惟一意阿水貞女心已不平值歲朝嫗盛飾女導往城隍廟禮神因過水家水挑以戲言貞女卽痛哭而歸不復出門嫗恨甚日施

流血來告疾趨以赴見女尸而大慟亟鳴於官次日官
往驗眡周身輕重二十餘傷拔出椽陰竹棍噴血及遠
見者慘目時余尚權郡篆季夏回鹿港丞任聞彰化有
此事意其罪人既得必不壅於上聞遠次春泣眞守事
稽其獄尙未上檄催至再有司乃以韓嫗一人蔽獄而
置水於事外余以異乎所聞亟攝犯與證來郡反覆推
鞠以秋花辭質韓嫗以韓嫗辭質吳水俱不能狡脫獄
乃定海外重獄俱分巡兼按察使封章入
告罪吳水韓嫗以首從水卽棄市郡城嫗秋讞赴行省
纒首於郊貞女矢志捐軀不汙強暴得

旌建坊如例

論曰曩以吾邑姚烈女遭變而死未邀 旌門爲感慨
作傳而引證歸太僕所書張貞女事姚女之與張女情
同而事尙異不謂作郡海外竟親見情事俱同如吳貞
女者也余傳姚女後卽出山適陽湖惲子居大令經過
余家索閱近作於長兒世疇見此傳稱不絕口謂邑尹
廣德劉克齋曰斯事若聽其泯沒非有司之責耶劉君
亟以訪聞達於行省上於

當宁竟獲表其門閭桑梓稱快然事頗迂迴未若今日
握郡符闡幽光之較直捷也吳貞女翁愚夫懦淫姑乃

得逞志所遇實同張貞女其害之慘死之難亦大略相似當日胡巖而外尙有諸惡少今則偕媼殺女祇一吳水張姑與惡少同浴而吳水則薄女於浴室吳水極女陰之深又毒於惡少兩貞女最後刃傷或在脅或在腹非同中之異耶余旣成獄辭制府孫平叔少保寄書嘉歎謂震川於張貞女事重言反覆不遺餘力節烈不可埋滅而得之臺陽尤爲間氣所鍾可使其長在覆盆耶嗚呼太僕當日若得尺寸柄何必旣書其事又遺書嘉定諸友及俞仲蔚唐虔伯兩君且雪冤果易卽招魂之辭亦可無作矣余愧才思遠遜太僕猶幸所遭之時差勝於前人也夫

平傀儡山賊黨記後敘

臺灣南路傀儡山生番載在府志共二十七社名曰歸化其實桀驁頗爲逋逃淵藪乾隆三十五年大穆降奸民黃教謀逆臺灣縣志紀其大略但稱教遁入番社或云死於軍中獲賊黨鄭純黃芳寘諸法其陳宗寶石桑二賊志未言其獲否及得讀南豐謝醒菴鳴盛爲前知鳳山縣事譚桂嶠先生作平傀儡山賊黨記乃知陳宗寶獲自先生其出力捕宗寶逼迫至死者爲生番加砵社女土目泠泠可以補縣志之闕矣生番嗜殺居民視爲異類惟漢奸挾貨以餌得與往來或娶番女爲婦生

子稱土生仔往往構民番釁并倚番害民甚苦之記稱宗寶生長於番娶番婦生四子殆本生番之出又爲番贅婿實土生仔中之尤狡者耳先生知鳳山時潔已恤隱恩信浹於民番宗寶方負固聚匪肆行無忌泠泠實二十七社之渠以戚好故庇焉先生忽偵知宗寶所在乘夜馳往圍捕宗寶逸獲其黨三十餘人宗寶懼求泠泠謁告悔罪先生許自首免死宗寶果率妻子自縛投案幸邀輕典輸徒仙遊之楓亭驛迫先生受代內渡而宗寶逃歸黨黃教爲亂其負恩甚矣當黃教之遁也監司旣登白簡守令無不惴惴教已采入生番不出宗

寶尙出沒無常有近山閩粵匪徒附會爲害未已大府慮其復熾檄水師李遊擊長明綠營戴副將廷棟來臺勦捕撫軍知先生素得民心亟令東渡相機行事先是先生受代鳳山民餞送依依幾擁道不能行聞其重來咸躍然曰賊不足平也公之德洽於吾民今復爲恤民除害來臺千里集糧可無以供朝夕所需乎於是薪米魚肉蔬果之饋接踵於庭凡有指使競爲盡力宗寶聞而泣曰吾不得生矣公不早去吾罪猶不至此今何逃乎先生請於當事招生番而用之泠泠聞招亟率鄰社土目番丁來見先生犒以酒食宣示

朝廷柔遠德意雖在界外亦宜歸懷泠泠稽顙以聽卽日發令捕賊先縛宗寶甥柯求以獻而宗寶逃入毛絲絲社泠泠怒督番丁環討甚急戴李兩將一堵其外一攻其中先生率佳左莊鄉兵繼之宗寶窮蹙曰吾何面目復見譚公遂自刎死事聞大府以平賊撤兵入

告而臺郡得無後患蓋教雖爲渠魁實刦牛賊耳輔以狡黠之宗寶乃如虎而翼宗寶死教與石桑雖漏網料無能爲不妨以鬥死軍中存疑息事向使非先生東來焉能摧枯拉朽於咄嗟間益以知善政得民之深而廉吏之果可爲也先生之行有繪圖於冊以旌其功者一

時僚采競題跋詩文於後傳安早歲侍先大夫在都得見先生承出圖冊相示時年尙幼未解借鈔諸詩文及官閩中得交先生次君福鼎大令掄又未及詢悉原委怒焉如有所負得讀謝君斯記而釋然矣記中訛二十七社爲一十八社又未悉傀儡山之在生番中宗寶當日若據茲山先生不得向導安能夜往界外圍捕不稍區別無以傳信將來故爲之疏證如右先生名垣江西龍南人乾隆戊辰進士官終彰德通守當時人頌通明之聖至今猶思慕不諼云

書三生瑣談後

自古守易於戰大都有險可恃有城可憑斯不患人無固志若臺灣昔日之諸羅縣所謂城者僅植竹以爲藩蔽無障可登禦寇必須出城非能戰必不能守非能出奇制勝以少擊衆更不能曠日持久故吾讀卦峰陳君良翼三生瑣談之敘守諸羅始末自春至冬大小六十餘戰而歎其成立卓卓異於尋常守城方略也君知諸羅縣得民心已選升雲南之嵩明州受代未行值林爽文爲亂破縣戕官君幾被害卒受義民推戴會柴鎮軍大紀復諸羅而守之因再知縣事大紀果有韜略便能

挫賊鋒於彰化孫太守景燧不至於死其翻然奮志保全危城者得君之運籌居多林逆聽黠賊陳梅計必得諸羅乃能據有全臺故不惜盡銳攻擊君念縣失則府不可守故競出死力以遮蔽郡城方事之殷急需礮械君憶鹽水港曾有涌出大礮二十尊昇其最重自三千斤至千斤者來縣燃以擊賊立成齏粉迨賊日增而兵勇日減又於各營盤外深溝高壘力戰退賊允合兵家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之善策所惜追賊火燒莊得勝之後君知大里杙賊巢空虛密啟駐郡常制府青并請大紀約駐鹿仔港之任提軍承恩普鎮軍吉保南北合

兵批吭搗虛卒無應者實爲一失機會嗣又因賊黨屯集大埔林請約駐彰化之軍分兩路遏其後而諸羅兵勇攻其前必能擒渠散黨乃普吉保雖奉制府檄仍遷延不至實爲再失機會迨林逆聞風遁逃普吉保始來會大紀於塗庫附近莊民冀其合剿爭持牛酒犒軍不意兩鎮相見卽爭忿然作色各撤兵回民衆痛哭而逃各莊皆被賊燬城中義民無不解體大紀因撤笨港卒伍來縣致府縣音問隔絕糧盡食糲

閩人名去油存質之落花生曰糲

若君言皆見聽何至於是嗚呼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觀於此而不太息痛恨者非人情也諸羅沐

聖慈錫名嘉義諸義民多得顯化推致亂之由大紀功
不蔽罪又以矜伐見忌雖荷

當宁褒嘉卒未貸其一死但恨有罪浮於大紀者仍保
首領以沒耳君瀕於死而得生者三守城之危其最著
也先是被賊縛去將殺賴民衆號救好官而免最後以
縱釋無辜虛報寘辟罪應死蒙

恩寬免感激著三生瑣談君始終爲大紀所累罷官後
入都祝

釐邀復舊階終老牖下較大紀之不死於賊而死於法
者所得孰多况今日讀其書猶勃勃有生氣耶君爲湖
北蘄州人乾隆癸未進士與余先後同出大興翁覃溪
先生之門余來臺後君三十餘年曠世相感爰撮當時
辦賊之臧否書於卷末

書彰化縣忠烈祠碑記後

祠在彰化城內前知縣事今陞淡水廳同知吳君性誠捐建以祀乾隆五十一年以後死難自文武官員幕客兵勇以逮婦女僕隸者也昔金川木果木之變成都當道立祠以祀死事之文臣二十有六人名曰慰忠青浦王侍郎昶爲之記今吳君蒐采之廣貴賤男女俱無遺實以忠而兼烈矣攷林爽文起事於彰化擾及全臺踰年始平官民死者彰化居多陳周全之逆惟彰化一縣受害若蔡牽由臺灣登岸未來北路彰化死者有兵無官吳君自撰碑記云死林逆之難若而人死陳蔡二逆

之難若而人覈其粟主姓名惟曾遊戎湯千總死於海
寇海寇未知何人難遽指爲蔡逆也吳君又於每人粟
主下各繫以四言讚語有詳有略婉而多風但以爵爲
序無由確知其歲月事實未若慰忠祠碑陰之載諸人
籍貫履歷較若列眉矣嗚呼臺灣孤懸海外官斯土者
不以爲履險而以爲履厚泄泄然肆於民上迨至變起
倉卒謂一死可以塞責而

卹典不及昭忠不祀雖以劉郡丞亨基之女及朱大令
瀾之媳與女殉節甚烈而不能蓋伊翁之愆不徒然血
膏原草耶吳君憫焉爰獨力經營而成此祠俾靈魂得
以妥侑允合從政有所之義顧彙祀止及一縣惟知府
事孫君景燧以致命於彰化入焉此外不遇吳君之闡
揚而泯沒者何限不重可哀耶其知彰化縣之俞君峻
視事未久去疾過嚴激而速反若使反遲則禍更烈當
日業經請

卹至今父老歎其有功無罪聞未蒙請

卹之中尙有如俞君之勤事以死而爲衆所稱道者然
則當事雖區別功過以

聞究不能無失善所望後來纂脩志乘博訪而備言之
俾攷古者有所懲勸亦大慰忠魂於九原也夫

勸建鹿仔港文開書院疏引

臺陽文運日開而鹿港恰當南北之中梯航交集人物繁盛余以道光二年十一月東渡履同知任未踰月卽聚士子而課試之來者不下數百人華實各有所長嗣是每月兩課評隲所定爭自激厲以勉日新踰年而多士益親咸惜無肄業樂羣之地應課時官費張置受者不安僉議建書院設膏火以廣教澤適改歲之初余權郡事匆匆未及倡率迨回任已是四月請者益亟勿容再遼緩矣攷彰化縣白沙書院建自攝縣事曾司馬曰瑛曾君亦西江人曾由淡水同知任臺灣府事者府城

既並建海東崇文兩書院則廳縣之各建書院宜也古者鄉州黨各有庠序飲射讀法書射書藝官卽是師今學校既有專官又增書院以補不逮轉益多師書院日增則人文日盛觀內地可以知海外顧此舉需費二千金權子母以贍束脩膏火費約相等願捐田入書院者亦聽余先捐五百金爲倡如果有餘之家踴躍襄事自易竣工我

皇上嘉惠士林右文重學江南宿遷縣新建鍾吾書院大府以聞特荷

恩綸獎勵凡捐費千金及捐田價值千金者皆

允建坊餘俱令封疆大吏給予扁額此真千載僅見之遭逢卽日撫軍巡臺當以此義舉上陳俟書院告成之日如宿遷前事入

奏請

旨俾好義急公者得達

天聽不僅勒石留名矣溯臺灣歸化之初得寓賢沈斯庵太僕設教而人知向學是全郡風氣開自太僕按太僕名光文字文開浙江鄞縣人今義舉期於必成卽借太僕之表德預爲書院定名焉道光四年甲申四月望

日臺灣府鹿仔港理番同知浮梁鄧傳安謹白



